



勵進創刊到本屆已經第 32 期了，從我加入到現在所能察覺到的是自己多少仍處於摸索與了解的階段，追溯前幾代的勵進，無一不在蒼促匆忙中趕工完成，除了能讓刊物順利誕生外，不敢希冀有任何的規章或完善制度的產生，故而，傳到這屆的勵進有感於藥學人情感聯絡的重要性，因此思圖改革，雖然，多處亦礙於欲振乏力，可是，我相信編輯同學將不憚於困厄，大家都有信心讓勵進挺胸矗立起來。同時我們也希望自此立下傳統、代代延續，永無止境。由於初次接觸此刊物，在未了解的情況下，又缺乏有經驗的學長從旁關注，而東奔西走，費心勞思，到處請教所得的資料亦僅供得自己對藥學系與勵進的部份瞭解，由於不十分清楚，於是心生徬徨，望而却步者亦在所難免，這在息息薪火相傳之下該叫人何等感慨與傷感。因此，勵進將這擔子完全交給新生是永遠要出問題的，如果能從本屆開始，漸次培養下一代，下二代，到三年級再轉交，如此，不但在觀念上能更加澄清和肯定，在思想行為上

薪傳話勵進

林嘉南

亦能較趨成熟，這樣，要成就一本較好的刊物，將是指日可待矣！這也是「薪傳」中中提到的一點小意見。

我想，身為知識青年，平日生活應該是有所思，亦有所感才是，雖然，我輩不敢強言解艱舟載不動許多愁，那思緒難理，可是，能將尋常感觸發為文章，反應生活種種，是亦為責任，是亦為知識青年的義務也！在此，我要提醒的是「勵進是屬於大家的社團，勵進要大家來參與。」今日，大學生的生活應該不祇是書本，還要擴充到文學藝術、社團、體育、哲學以至到個人的修養，實亦為步入社會群眾的第一步。就如人生，生活應該是一切的基礎，生活安定，一切才能按照計劃進行，不是嗎？然而，生活並非一切，推動吾人去生活的力量因素才是生命的全部。青年該有滿腔的熱情、追求一份精神理想與心靈的填充，為自己的團體盡點心力，我認為這樣的生活才有實值的意義和存在的價值。

然而，目前面臨的問題是，系上同學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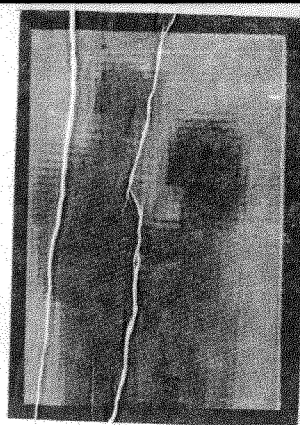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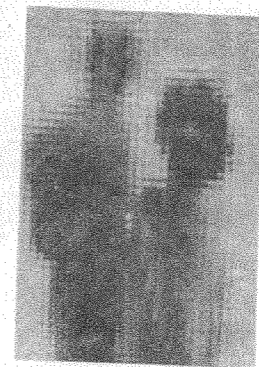
法產生一致的認同感，亦即表現的團結性與向心力極為薄弱，因此，如何將這勵進相傳以來推委的「包袱」變成中醫學院藥學系精神上永遠的「支柱」，就得視你我身為此屆藥學系一員的努力情形而定了。依照以往勵進傳襲觀來，並無所謂的制度與傳統象徵或較明顯的原則性，因此，身為這一代的我們就應該有相當的體認和覺悟。我認為應該從這一代紮根，如果要往後藥學系能在情感交流與學業砥礪上更上一層樓，那麼，和我們紮根之深淺應該有相當的關係；當然，一切的成就都得付出相當的代價，然而，相信少數的犧牲以換得藥學系與勵進新生的一面其價值當可浮於一切之上。而今日欲使自己系上的社團能更加壯大，一定要每個藥學人立在同一為藥學發展的觀點上，與勵進團結在一起，這樣，才能發揮藥學系的龐大力量，也才能代表中醫學院的藥學人。我們辦勵進所追求的是「甚麼是真正藥學人的」也就是尋其根源，求其本質，再進而讓每份子了解所學在社會上之價值與地位。我們並未曾渴



望勵進能達到何種程度或水準，然而，勵進的使命是給這代的藥學人留下足跡，寫下心聲以博得迴響而已。無論前述瑣瑣，我們該認識的是面對現實，拿出勇氣，頑強的去突破冰冷的僵局，去打破這沈甸甸的氣氛，昇華不屈撓於環境的信念與毅力，沉澱一切不滿的怨言，繼續奮鬥，在革新和創造聲中，付予勵進傳統的積極意義，重新肯定其價值；我們深知中醫學院是以藥學起家，我們有這樣長久的背景，怎能置之不理，任其腐朽，因此，我們要成長起來，要從傳統中脫穎出來。同時，我們該有的認識是，我們並不是無根的一代，而是掘土紮根的一代，其意義顯而易辨，同學該不致於混淆才對。畫家席德進說：「毛蟲若知道自己，牠永遠也變不成蝴蝶。」吾人所期盼的勵進並不是毛蟲，而是能引領所有藥學人走進彩蝶世界的勵進。

薪傳是一件嚴肅而意義深長的工作，勵進相徙至今雖屢遭困難，積慮不張，然而，這一點一滴却都是同學的精神與心血，我們

絕不敢有半點輕視之意，而在求好心切之下，勵進所該付諸改革的該是無可諱言才是，如今，我們感念於同學的冷漠、態度不積極實在叫人惶恐，我認爲勵進之重建工作應該是寄託在這代每個藥學人之身上。我輩冒然接下這工作，真有言不盡的心慌和焦慮，唯恐託付不效，讓大家失望。然而，我們深知勵進之必行，所以，吾人也唯有以最謹慎的態度，竭盡所思去完成它，希望能引起更多的共鳴，一齊加入屬於大家的勵進，「覺醒」與「參與」該是我最大的意願與希望吧！！



男孩與女孩的戰爭

• 柳無心 •

男孩說：「一次珍貴的巧遇，就像一株甜美的甘草，常駐心頭。」

女孩說：「真抱歉，我實在想不起來曾在那兒遇過你。」

男孩說：「挾著不知疲倦的翅膀，帶著不盡的意向，飛吧！陽光下的孩子。」

女孩說：「這附近有飛機場嗎？」

男孩說：「他日到台中訪老友時，希望大門別關上了。」

女孩說：「你怎麼知道我們校門一向是關著的？」

男孩說：「乖乖！十六日寄去的信，眼看一天天的過去，仍沒有下文。等信的焦苦，這可是大姑娘上花轎——頭一遭。」

女孩說：「以後恐怕還有更多花轎等著你上。」

男孩說：「快遞、限時、孰快？」

女孩說：「我說呀——都太快！」

男孩說：「點頭之交何其多，知心友難覓。」

女孩說：「我們常遙望遠處的花朵，却忽略了腳邊的小草。」

男孩，走出你的象牙塔吧！或許以後我會覺得「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可是我現在却不禁要奉勸你——天涯何處無芳草。